

# 贵州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利用

但文红  
贵州师范大学

**摘要：**村落文化遗产是当地自然、文化与经济的综合体，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贵州村落文化遗产蕴藏了丰富的人类适应自然的生态智慧，保留着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创造了不同族群和谐共生的多样性文化智慧，是山地稻作文化的典型代表。全球化过程改变了贵州村落文化遗产延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接受正式教育的青年一代，普遍接受外部文化的物质性和功利性，急欲改变相对较低的经济收入，对保持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认同，正在抛弃村落智慧，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村落文化遗产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村落文化遗产利用不仅是实现村民生计转变，提高经济收入的途径；更是促使村民寻找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以传统文化价值传递为目标的村落文化遗产经济性利用，延续村落智慧。

**关键词：**文化遗产，价值，利用，村落

正在逝去的村落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智慧，为后工业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经验。村落文化遗产保留较为完整的地方都不可避免的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带来前所未有的村落文化变迁，不同的文化选择、经济诉求和决策行为都对村落文化遗产的存在环境产生影响，将经济置于文化之上，利用村落文化遗产发展经济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 一、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

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具有强烈地方性的贵州村落文化遗产，创造了人类与环境和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一整套传统技术体系、传统知识和传统制度。

### （一）村落文化遗产的生态智慧

贵州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山地自然生态环境，夏季高温多雨，降雨集中，生物多样性丰富，适应大多数农作物生长。同时，可耕地少，地表侵蚀严重，喀斯特裸岩广泛出露，传统农耕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为趋利避害，经过千年的耕耘，贵州村落探索出适应自然环境的传统技术体系与知识，形成以稻鱼共生、石头上种树、林粮混作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

稻鱼共生系统。稻鱼共生的梯田系统曾广泛存在于贵州各地，现主要存在于黔东南地区，

已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黔东南传统的稻鱼共生系统中稻作为“香糯稻”，为当地传统稻作品种，生长期 150-160 天，适应田鱼的生长，尤其是吃了稻花的田鱼，鱼肉质量非常鲜美。黔东南地区山高坡陡，稻田多依山开辟，延伸至半山腰，形成稻作梯田景观。为获得稳定的优质的灌溉水源，稻田之上为成片的森林，引高处溪水自流灌溉梯田，多余的水在山脚又汇入溪流。源源不断的优质的森林山泉水不仅灌溉了稻田，更为田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质环境，在较小的地域空间内以水为纽带将森林、香糯稻和田鱼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合理利用地形、气候与生物资源的技术体系与传统知识。



从江“稻-鱼-鸭”农业系统

石头上种树。贵州中西部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出来，失去植被后形成碳酸盐岩裸露的石漠化景观，成为严重的环境灾难。在“岩石”环境中生存的村民，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出“石头上种树”的传统技术体系：根据海拔和水源条件，将土地划分为“种大树”地块，“种小树”地块和“种经果林”地块，再根据土壤厚度和坡度确定“种粮食”地块。“种大树”的地块海拔较高，水源条件差，在“野草”茂盛的石缝中种植树苗，保护好树苗周围的野草和苔藓，来年树苗成活率在 90%以上。通过剖面调查，“野草茂盛”指示石缝土壤和水分等微环境条件优越，地下裂隙中的土壤可深达几十米以上，有足够的水分和养分保障树苗生长为大树，“野草和苔藓”为“树苗”最初的成活提供了抵抗夏季高温、积蓄雨水的良好环境，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种小树”的地块中没有直接种植树苗的石缝，改“挖坑植树”为“堆土植树”，在有细小裂隙的石头上“堆土”，种上“很小的树苗”，同时将“青苔和野草”也一同移植，树苗的根存活后自动向细小的石缝中寻找水分和养分，在“青苔和野草”的帮助下，提高成活率，实现石头上“种活树”，由于水分和养分少，只能长成“小树”。同时，还总结了“种树要成片”，“要让树有地方跳舞”等传统知识，实现了人工恢复喀斯特森林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创造了“生态奇迹”。“石头上种树”传统技术与知识是对喀斯特环境地表与地下双层土壤与水分系统的充分利用，通过恢复喀斯特植被生境实现森林恢复，实现生物多样性。



金沙县八一村柏香林

## （二）村落文化遗产的文化智慧

贵州村落文化遗产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集合体，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的突出典型代，不仅规范了村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还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村落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遵从自然的文化精神，构成整全的贵州村落文化智慧。

以“侗款”与“议榔”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侗族“侗款”与苗族“议榔”是黔东南苗侗村落传统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侗款”和“议榔”的产生、运作和变动，“款约”和“榔规”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款首”和“榔头”由各村寨自主推选，参加“侗款”和“议榔”的村寨，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互助，各自有独立的立约权和对违约者的处罚权。“款约”和“榔规”都是全体村民参与制定，如果要修改，也必须征得所有村民的一致同意。如果违犯了款约和榔规，无论是谁，必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但是，对违规者给予什么样的惩罚，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执行，得由款首或榔头根据款约和榔规召集众人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执行。“侗款”和“议榔”在村落里还起着很大的作用，主要是调解和处理村寨内部的纠纷和矛盾，维护治安，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宣讲“款约”和“榔规”；搞好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调解处理纠纷，主要是调解处理争执田、土、山、林、河等边界和所有权的纠纷、偷盗纠纷、婚姻纠纷、财产纠纷等；调解处理违反禁忌事件，有关内外勾结互相残杀事件等。由于没有文字，侗族的“款约”和苗族的“榔规”无法用文字和抽象的概念表达、记载和流传下来，而完全以形象、含蓄的叙述方法，由款师、款首、榔头们口头讲述、传唱并世代流传下来，具有原始、古朴的村落特征，蕴含了规范人与人关系的村落文化智慧。

以祭拜和感恩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苗侗村落文化集体活动中都有祭拜和感恩自然的仪式，以“开秧门”和“吃新”为代表。

“开秧门”是开始插秧的仪式，由鼓藏头据天时择吉日举行，村民在“开秧门”时，清早煮好糯米饭、五花肉，到育秧田烧香化纸、祈祷、献供品、酌酒祭拜土地，再采三兜或五兜秧

苗，用单数的茅草将秧苗捆扎好，秧根轻轻地沾上从家里带来的油和盐，插在稻田的中央，视稻田为家庭成员，感受家人一样的“吃饭”，之后围绕这几蔸秧苗开始进行插秧。



“吃新”，是在苗历六月的第一个“卯（兔）日”举行的祭拜与感恩土地的活动，早晨每户村民都要到自家的田边，祭拜土地后，摘采刚成型的秧苞，以奇数采摘 3 根或 5 根，供奉在家中神龛中，拿出早已煮好的糯米饭和米酒、剥好的大蒜以及鸡、鸭、“完整的鱼”（即只把苦胆取出，鱼鳞、鱼鳃和其他内脏完好保留煮熟的鱼）供奉。



“吃鼓藏”仪式中也专门有祭拜天地自然的的活动，将饭、肉、鱼等祭品摆在桌上或地下，再酌二杯或四杯酒摆上，酌酒、掐肉与饭，并焚烧纸钱和香火，祈求五谷大王保佑不发生虫灾、风灾、病灾、兽灾，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通过这些祭拜与感恩的仪式，使得黔东南村落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 二、村落文化利用

### （一）借鉴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

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就地取材, 建造村落

### （二）传承传统文化智慧，构建“和谐贵州”

贵州传统村落文化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规范村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制度，更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纳入到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遵从自然的文化精神。将自然“亲人”化的传统祭祀仪式，表达人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的的行为方式，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纳入到村落社会的的行为规范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至上、掠夺自然等等相比，怀有感恩（敬畏）自然的村落文化精神，在村落自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可能关注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和谐贵州”模式。

### （三）提升乡村传统经济价值，实现“小康贵州”。

自明代建省 600 年来，“人无三分银”就成为贵州的代名词，累积性的“贫困”成为贵州挥之不去的“梦魇”。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贵州在传统农业发展中获得的物质积累较少，自

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叠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农村贫困普遍发生。“百村计划”的实施，赋予“乡村”新的功能，农业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等等保护模式的实施，使农产品、村落建筑、梯田景观、传统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等都可能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品质认证、价格制定、城乡互动、政府扶持，村落传统自给型经济将转变为现代生态（绿色）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贵州梦”。

总之，村落传统生态智慧必须与新的生态技术结合，在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发展新的绿色生态技术体系，实现绿色生态发展。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乡村的文化智慧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应尽量避免外来者主导的村落文化资源“开发”，由村落集体共同决定文化变迁，赋予村落文化新的功能，寻找新的生计模式，使文化、经济和生态共同铸造未来“美丽中国·多彩贵州”生态文明新时代。